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

JAPAN NOVEL

「日」藤原伊织 著

吴晓玲 译

恐怖分子的 阳伞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JAPAN NOVEL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恐怖分子的 阳伞

「日」藤原伊织 著

吴晓玲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恐怖分子的阳伞/ (日) 藤原伊织著; 吴晓玲译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2.6

(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)

ISBN 7-5329-2020-8

I. 恐… II. ①藤…②吴… III. 推理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6480 号
图字: 15-2002-076 号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

责任编辑 郇玉华

装帧设计 刘小军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 **山东文艺出版社**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4 880×1230 毫米

印张/4.75 插页/2 千字/188

印 数 1-5000

定 价 8.60 元

译者的话

1995年,日本第41届江戸川乱步奖授给了第一次写作推理小说的作者藤原伊织,他的力作《恐怖分子的阳伞》从291部参评小说中脱颖而出,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。江戸川乱步奖设立于1954年,每年颁发一次,以奖掖当年最出色的推理小说作品,经过40多年的发展,现已成为日本文学界的重要奖项。

《恐怖分子的阳伞》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社会派推理小说。在这部小说中,作者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恐怖案件侦破故事。在讲故事的同时,作者努力探索和追究罪犯犯罪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因素,揭示了社会的种种矛盾,反映了社会潜在的矛盾和人们内心的苦恼。一个心灵扭曲、欲望极端的日本青年,从一个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发展到对恐



怖活动感兴趣并跃跃欲试的危险分子。后来他逃亡国外参加了国际恐怖组织。多年以后又改名换姓,以外国人的身份潜回日本,在日本建立恐怖组织,大肆搞恐怖活动,最终制造了震惊日本的中央公园爆炸案。小说深刻地揭示了酿成人生悲剧的种种社会原因,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。作者不单纯地追求破案情节,而是将自己想表现的社会内容融入推理小说中,使小说的内容更贴近社会现实,并努力分析隐藏在犯罪背后的根源和罪犯的思想发展。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。

小说的第二个特点,写作风格上力求创新,人物形象塑造鲜明生动。在这部小说中出场的每一个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,不同的社会地位,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,他们中有上流社会议员的女儿,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,有冒充商人的国际恐怖分子,也有日本国内的黑社会分子,有现役警察,也有退役警察,等等,人物虽多,但都栩栩如生。比如小说的主人公,虽然他也是一个被通缉的嫌疑犯,而且是个酒精中毒症患者,外表邋邋遢遢,看似是一个没有追求、头脑简单、每天只知道喝酒的酒鬼,表面上是个根本不会是主角的人物,但读者通过他的所作所为,看到了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品质优秀、心地善良、爱憎分明的真正的男子汉形象。他头脑聪明,极富智慧,有着超级智商和高格调的艺术品味,也不乏吸引异性的魅力。为了朋友,他宁愿隐姓埋名地过了20多年的流浪生活。当他察觉到这起恐怖爆炸案与自己有着某种联系时,他不惧怕死亡的威胁,终于查出主谋是自己为他付出20多年美好生活代价的



好朋友。当把制造爆炸案的罪犯抓住交给警察时，他伤感地说：“今天，我失去了一位朋友。”从此，他也不必再为这个朋友的安危过隐姓埋名的生活。有血有肉的人性描写堪称为这部小说的一绝，故事中的角色个个形象鲜明，富有感染力。

小说的第三个特点，情节设计严谨，紧凑，场景描绘细腻，案情发展惊险，复杂，扑朔迷离，给人一种真实感，完全没有拖沓冗长、罗嗦的感觉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隐私，而这些隐私绝非小说的调味品，它与这些人物的行踪以及他们的对话皆有因果关系。他们所处环境的描写以及围绕他们出现在小说中的每一件物品，都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这部小说可以说情节丝丝相扣，一环套一环，每一个情节，每一处描写，每一句对话都是一个线索，都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。

翻译完这部小说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第41届“江户川乱步奖”评委会把这个奖项授予作者。《恐怖分子的阳伞》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，读者在这部作品中能体会到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他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，关注邪恶对纯真的影响，解析善与恶对立又共存的矛盾，力求真情表现人性的冲突。在这部作品里，你会看到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但你却看不到轻蔑嘲笑他们的文字，从中也会体会到作者对自己笔下的这一阶层的关注和了解。

2002年1月8日

作者的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时间。于我而言，在周末一边啜饮着威士忌，一边阅读推理小说，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黄金时间。现在，出于维护健康的原因，我不再喝威士忌，而是改为喝啤酒，并且饮酒量也减少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段时间至今仍然是我感到非常惬意的时刻。

如果让我说出一个我喜欢的作家，我会首推太宰治。我曾经喜欢在推理小说和太宰治的作品之间穿插阅读。那时候，我曾经留心注意，太宰治的某些作品是不是与那种冷酷无情的推理小说有共同点。比如说《眉山》这个短篇，作品中所展现出的优美确实能让人生出由衷的向往之情，阅读时有一种如在作品中的小巷悠然散步的心境。那种优美让我这



个并不很成熟的人铭刻在心。

毋庸赘言，太宰治是一个天生的写作高手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他缺乏职业的写作技巧。其实，诸多种类的艺术并不需要完美的职业技巧。我在推理小说的情节中，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出色范例。如果把小说分类的话，我认为只能分优秀的小说和不优秀的小说。我当然喜欢优秀的小说。所以，在自己的黄金时间，用自己喜欢的体裁写作，这一思路也许就这样一再地被打开了。我很幸运，第一次写推理小说就获得了江戸川乱步奖。我希望自己不断前行，离作家的领域越来越近。

这也许是一个遥远的梦，但这是我由衷的心愿。

日本最新获奖推理小说系列

第一辑

越界（上下） [日] 桐野夏生 著

夺取（上下） [日] 真保裕一 著

无底深渊 [日] 池井户润 著

代号12 [日] 福井晴敏 著

第二辑

恐怖分子的阳伞 [日] 藤原伊织 著

八月的马科斯 [日] 新野刚志 著

作者简介

藤原伊织

日本1995年第41届江戸川乱步奖得主。江戸川乱步奖设立于1954年，每年颁发一次，以奖励当年最出色的推理小说作品，经过40多年的发展，现已成为日本文学界的重要奖项。

作者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底层普通人的关注，在邪恶与纯真、善与恶的对立共存中真情表现了人性的冲突，第一次写作的推理小说《恐怖分子的阳伞》，就从291部参评小说中脱颖而出，受到评委一致好评。

1

十月的那个星期六，连绵的阴雨天终于放晴了。

一觉醒来，和往常一样，已经十点多钟了。我打开日光灯，习惯性地把头从窗口伸出去。这是住在阳光照不到的房间中的人不自觉地养成的一种习惯。虽然从唯一的窗口伸出手去就能摸到对面的大楼，但这里毕竟可以看到天空。久违了的蓝天映入眼帘，可它只是被大楼遮挡后仅存的一小块天空。在这样的天气里出去晒晒太阳的确不错，我穿上毛衣走出房间。每天的第一杯酒，最好是在阳光照耀下的地方饮下去。这是我在晴朗日子里的必做之事，似乎比什么事情都重要。这也是我——一个疲惫不堪的酒精中毒者，一个以酒吧招待为职业的中年人——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



外面没有一丝风。我在上午的阳光下溜达了三十分钟，穿过甲州街道，走过东京都厅，过了天桥，走进公园，在公园大门附近有点枯萎的草坪上躺下。这是我的老地方了。暂时躲在白云身后的太阳就在头顶的斜上方。大概因为是星期六的原因，不少家庭全家一起出来悠闲地在街上散步。一个穿着吊带背心的女人，气喘吁吁地在路上走着。远处传来不知什么人的收音机播放出来的音乐，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曲子。我从带来的纸袋中取出酒瓶，把威士忌倒进一个塑料小杯，由于手有些颤抖，酒洒出来一些。一天的第一杯酒温暖了我的喉咙。

秋天的阳光十分柔和，静静地洒向大地。在透明的光线中，银杏的落叶在安宁的世界中飘舞。没有问题，什么问题也没有。在这样的阳光下，大概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上午十一点钟的阳光洒落下来。

此时，我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，周围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，一派安宁景象。进一步说，如果没有我和接近我的人的话，这个公园也许看上去更为安宁。草坪上还躺着几个和我类似的人。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，想远离西口的人造光线，享受大自然的阳光。

我倒了第二杯酒，由于手还在颤抖，威士忌又洒了一些出来。我知道过一会儿就不会再发抖了，毕竟才喝了第一杯酒嘛。到傍晚酒瓶空空如也的时候，我就会变成坚定、认真的人，尽管说不上中规中矩，工作干得还是说得过去。一年来，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。我呆呆地望着自己的颤抖的



手掌。

这时，我发现有人在看我。我抬起脸来，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俯视着我。她大概有五六岁，穿一条红色的裙子，正在低头看我，看着我正在凝视着的自己的手掌。

“你冷吗？”女孩问。

“不，我不冷。你为什么这样问我？”

“你的手在发抖，哆哆嗦嗦的。”

我笑了。

“哆哆嗦嗦，是吗？嗯，确实是这样，可我并不冷。”

“那么，你病了吗？”

这是酒精中毒——或者说是重度酒精中毒——的症状。这算有病吗？我也不清楚。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

“我想，可以这么说，这不是病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，你的手在发抖呀。你可能很难受吧？”

“不难受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就拉不好小提琴了。”

这时我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小提琴家，也不是钢琴家，因此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。你拉小提琴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拉得很好。”

“好到什么程度？”

她把双手伸进裙子口袋中，好像是不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似的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开口道：

“嗯，我能演奏亨德爾的3号，《3号奏鸣曲》。”

“你真了不起。”



“我将来要当小提琴家。”

“那很好啊。”

“你觉得我能成为小提琴家吗？”

我考虑了一会儿说：“如果能得到月亮女神的恩惠的话，也许可以。”

“月亮女神？”

“嗯，也可以说是幸运女神吧。”

“我一定会得到月亮女神的恩惠的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嗯。”女孩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看着我。她那像易碎品一样脆弱的苗条身体笔直地竖在我的身旁，她紧盯着我。我仍旧躺在草地上，回想着最后一次与这么大的女孩子谈话是什么时候。

“喂！”女孩用装成大人的语调说，“叔叔，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！”

“哦，为什么你这样想？”

“嗯，大家都对我说，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小提琴家。因为在我这个年龄段，能拉《3号奏鸣曲》的只有我一个，所以大人们都会极力表扬我，夸我出色。可是，让我感到没有什么意思。像叔叔你这样说我的，根本就没有过。”

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，也许大家的说法是正确的。”

“不正确，那些人太无聊了。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别人可能会认为你说话太随便了。”

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至少，我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醉鬼中可没有什么好人哟。”

“叔叔，你怎么会是醉鬼呢？你喝酒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喝，现在就在喝。”

“这和喝酒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我正在琢磨这句话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近我们。他的年龄看上去比我稍微大些，但也差不了多少。似乎是女孩的父亲。他戴着一副银色框架的眼镜，人字呢茄克衫领口处系着一条螺纹花呢宽领带，完全是四十年代后期男人的周末休闲打扮。他这种打扮，和我穿的那件磨破了的毛衣有着明显的距离。

他把手放在女孩肩上，看了一眼我和我的威士忌，但表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他用和蔼的口气对女孩说：

“打扰叔叔了吧？这样不好。”

女孩抬起头，然后又马上转向我，撅起小嘴对我说：

“我，什么地方打扰叔叔了？”

“不，你没有打扰叔叔。”

男人把脸转向我，微微一笑。这是礼节性的微笑。

“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，都这样任性……”

“我们俩正在讨论人世间的真理。”

男人的表情变得暧昧起来，“哦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失礼！失礼！”然后又拉起女儿的手说，“好了，走吧。”

女孩做了一点小小的挣扎动作，然后跟着父亲走了。走



出几步之后，她又回过头来看我，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我向女孩轻轻挥了挥手，她还给我一个腼腆的微笑后，松开父亲的手跑向别处。

我承认自己经常受到别人的歧视。我是个不修边幅的人，而且每天从中午开始我就浑身上下散发着酒臭，自己已经习惯了。我也习惯于从理智上抑制这种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变化。然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有一些事情起初是没有歧视的，尽管不多，但是肯定是有。

我一个人默默地继续喝酒，反复思考着那个女孩的话。她的声音就像甜美的歌声在我的耳畔回响：“这和喝酒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我已经不再数自己喝了多少杯酒了。这时，一个头发染成棕色的年轻男子走近我。他抱着一堆广告单，想递给我一张。

“你有什么事情要对神讲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正在工作。”

“工作？什么工作？”

“这个。”我晃了晃酒瓶说，“制造酒鬼。”

“真是个稀罕的工作呀！”说着，他自己笑了起来，“那你就继续工作吧！”他对我点了点头，走开了。

我摇了摇头，被他说得心头一动，难道现在还有人要进入信仰之门吗？也许就有。在新宿这个地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遇到神仙，也不要大惊小怪。我继续喝酒，终于让自己的手安稳下来，不再颤抖了。



我仍旧面孔朝天地躺在草坪上，天空中飘忽着几缕细细的云丝，阳光依然灿烂，柔和地洒向大地，我的视野四周高楼林立。这里是东京都的中央公园，阳光充足，真是适合饮酒的神奇之地。

听到那种声音的时候，我正好开始有昏昏欲睡的感觉。轰隆隆的声音传来时，我的身体都受到了震动，接着就听到了尖叫声，又好像有什么人在对我说话。我站了起来，我知道那个沉甸甸地冲击着我的腹部的声音是什么。

那是炸弹爆炸的声音。

从烟雾升腾的方向跑来许多人，他们都在大喊大叫，但我听不清他们叫喊什么。两个中年妇女尖叫着从我身边挤过去。一群老人摇摇晃晃地跑过来。我却不知不觉地向这些人奔跑的相反方向跑去。新宿警察署就在附近。我估摸了一下时间，再有一分半钟就可走到那里，也许用不了那么久。我走到公园中央的喷泉广场，喷泉的水喷得不高。广场左边正在施工的地铁工地的围障和顶棚被爆炸冲击波掀开，裸露出的钢筋铁骨在广场上一目了然。

广场上人倒了一片。右边的混凝土假山上有一道人工瀑布，瀑布下面的水池塌陷了一块，黑乎乎的污水从塌陷的地方呈扇形放射状向外流淌。周围除了人体以外，还有一些凌乱不堪的东西。那些东西曾经也是人体的一部分，是失去了原型的人体，是肉和血。当我走下石阶时，一个断树枝样的东西闯入我的视野，开始我并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它不自然地弯曲着，我没能分辨出来。其实那是一只胳膊，从